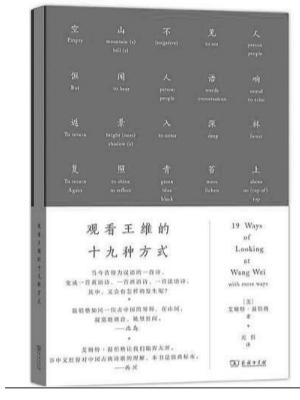


阅读王维的方式不止十九种

邝海炎

提示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王维。美国学者温伯格在逐一点评王维《鹿柴》这首五言绝句的十九种以及更多种译本后，并没有钻到王维的写作背景里去。在文本的细读中，温伯格重点从文字中分析每一种翻译的角度及体会，一面在翻译的横向挪移，一面在诗的纵向上深入，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翻译的艺术和诗的幽微迷人、难以把握。



海外汉学家杨联陞主张，“读古书要有翻译的精神，一字不可放过，方才能细，在大学史学课程中，遇有重要而难懂的史料，教授应当在课堂中与学生共同讲读，不可强不知以为知，囫囵混过。中国人写论文引用中国书向来不翻译，作者懂不懂所引的书，有时候真成问题，西方人引用中

国书必须翻译，所以他们的学者读书，有时候很细，这是我们应当效法的。”（《汉学书评》）多年来，我一直用这种方法对读各种译本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比如，之前看过华裔学者钟玲关于中国古诗英译的研究《美国诗与中国梦》《中国诗与美国文学》《史奈德与中国文化》，她曾举例说，寒山诗有句“谁能超世累，共坐白云中”，前面一句韦理译作“transcend the bonds of the world”（超越世界的束缚），过于平板；华特生译作“break from the snares of the world”（突破世界罗网），启用了中国古诗“飞鸟入罗网”的经典意象，准确而具有学术性；史奈德则译作“leap the world's ties”（由世界的捆绳中跳出来），“leap”是口语，用得生动，让人想到孙悟空，且暗示了顿悟之意，所以，史奈德译的寒山诗被美国诗坛奉为经典。

有了上述机缘，当我见到美国诗人温伯格这本《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》时，便感觉分外亲切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这“复照”是有深意的——深林之下，青苔之上，最为幽静。王维取旭东升和夕阳下山两个具体时辰，化为一瞬，冻结在无限循环中，令时空变得清迥绝伦，于是便成为千古绝句。而刘若愚将“返景入深林”的“入”翻译成“pierces”（刺破），反射的夕阳怎能如此锐利？这便减损了“复照”的柔美感。而叶维廉将此句译作“sun's reflection reaches into the woods”（太阳的回光深入森林），也漏掉了“深”和“复”的意思。

但温伯格也不是一味“舌毒”。对于沃森以24个英文单词对应20个汉字的翻译，他赞不绝口，“每个汉字都获得了翻译，且毫无沉溺，用的是一种电报式的极简主义。在汉语诗歌的翻译中，正如在一切事情中，没什么比简单更难的了。”“不只是安排语

诗人，但闻译者的聒噪。”

有读者出于现代语法习惯可能还会问：“空山不见人，哪里的空山？”这就把有灵气的“空山”变成了傻子，因为王维就是要“通过人称代词与地理元素的淡化”将自己迅速与“空山”合一，进入一种佛家的幻境。汉语诗歌为什么罕见第一人称单数？温伯格解释说：“通过消除诗人的独立意识，读者的体验既普遍而广大，又即刻而直观。”因此，看到罗宾森将“但闻人语响”翻译成“we hear only voices echoed”（我们只听到人语的回声），温伯格再次展示“舌毒”风采：“罗宾森不仅生造了一个叙事者，而且让他们成群结队，如同一场家庭郊游。他用了we（我们）这个词，整首诗的基调一下子被毁了。”

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华裔学者，温伯格也敢于批评。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这“复照”是有深意的——深林之下，青苔之上，最为幽静。王维取旭东升和夕阳下山两个具体时辰，化为一瞬，冻结在无限循环中，令时空变得清迥绝伦，于是便成为千古绝句。而刘若愚将“返景入深林”的“入”翻译成“pierces”（刺破），反射的夕阳怎能如此锐利？这便减损了“复照”的柔美感。而叶维廉将此句译作“sun's reflection reaches into the woods”（太阳的回光深入森林），也漏掉了“深”和“复”的意思。

但温伯格也不是一味“舌毒”。对于沃森以24个英文单词对应20个汉字的翻译，他赞不绝口，“每个汉字都获得了翻译，且毫无沉溺，用的是一种电报式的极简主义。在汉语诗歌的翻译中，正如在一切事情中，没什么比简单更难的了。”“不只是安排语

调、韵律以及每行的字数，中国诗歌，就像所有古代诗歌一样，建立于对位：宇宙的二元本性（阴一阳）。王维的前两行即是典型：不见人/但闻人语响。他甚至重复了‘人’字。沃森以‘不见一人/一些人’（no one/someone）保留了王维的这个对位，他信手拈来，却是译者里做到如此的第一人。”

辛顿也让温伯格青睐有加，他将常茵楠和沃姆斯利陈腐的“yet faint voices drift on the air”（然而隐约的人语声在空中飘荡）点化为“hints of drifting voice, no more”（人生若断若续，别无更多）。还对这首诗做了精彩的禅学分析：“介词、连词、动词时态，以及经常性的主语缺席”，使得中国诗“自身便是‘无’的体现，虚无（nonbeing）之空，‘你’在心中填以一个语法的空无，然而，这个空从此便是万古的，于是便侧身于一颗空无之心的寂然中了，这心也就是真实、默然之色的边界。”

对于中国诗里“介词、连词、动词时态，以及经常性的主语缺席”现象，美国另一位批评家索契尔则用了“脱句法”来概括。有翻译家在分析王维的《竹里馆》时也有过精彩分析：“使用规范英语，翻译家无法对付这种人称、时态等都不清楚的诗。王维是有意识地安排他的自然意象，以创造一种神秘的气氛，一种‘无体性’（bodlessness），这样就取得一种抽象度，以使象征意义能清楚地表现出来。用这种方法，这首诗，就像王维的许多其他诗一样，虽然表面上是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成，却是利用了古代汉语那种简洁和含混结合的敏锐性，暗示表面之下潜藏着的哲理。”（转引自赵毅衡《诗神远游》）也就是

说，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句法，使非象征的意象获得了象征的普遍意义。

既然美国诗人庞德等人用这种创意英译的方法，能促进现代英语诗歌向“精确、简洁，以及日常口语的运用”迈进，那我们在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知识界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以建立现代汉语的“逻辑结构”给予正面评价的同时，对修复汉语原有优点的努力是否也应给予重视呢？

汉语言学研究者申小龙认为，“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。由于语词及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，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，有常有变，可常可变，随上下文的声气、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。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，词组的随意堆叠、包孕，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。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，为主体意识的驰骋、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。它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，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，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，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，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。”（《申小龙自选集》）而要发挥汉语特长，像老舍、汪曾祺、王朔那样在现代汉语书中引进口语，就是一条不错的道路。

所以，温伯格对王维《鹿柴》诸多译本的评论，简洁勾画出来的不仅是现代翻译艺术的演化，也透露出诗歌鉴赏美学的嬗变。跟着他对译文做这样一场“美的巡阅”，我对王维原诗以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理解也就更深入、更精微了。

■书单

诗经里随便选两句都有你读不懂的美

阅读是件清凉的事。

只要开始阅读，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“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《诗经》里每一句都是美的，随便选两句出来，都有我们读不懂的美好。本周书单的主打推荐是《诗经》，300多首诗，记录了那个没有Wi-Fi的世界，人的生活方式。读懂了，就会发现那个时代还有那么多的美好。

《终站之前》描写的是台湾作家赵淑敏在抗癌路上，回望辗转流离的坎坷人生，目光所及皆是温暖的碎片，在生与死的边界，而不改色。她的散文内蕴充实，显示出女性作家主体意识之强烈，有一股真诚的情感热流的冲击力。文笔的细腻、柔丽，兼有一种毫不装腔作势的豪放、洒脱。无论是叙事与抒情，内容与形式，大多在以歌颂生命与人生为主旨的篇章中，独含着一种朴素求真的意蕴。

《爵士乐聆听指南》是一本关于爵士乐的基础性读物，但并非零基础。如果你对爵士乐百年的发展历程感兴趣，你可以在书中找到爵士乐发展史，关于听什么、读什么和看什么的建议，如何评价该音乐的类型，以及它如何参与塑造了美国和世界文化。虽然这不是一本学术性著作，不过本书对爵士乐的传统观点与治史方法有自己的评论。

已然入夏，让我们静下心来，好好阅读。



《诗经》

本书充分参阅历代各类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，以《十三经注疏·诗经》为底本，参考阮元的校勘记，汲取历代研究者的成果，并联系古今民俗、历史、语言等常识进行解读，对《诗经》的每一篇作品进行了详尽的注释、解说。文笔生动流畅，内容通俗易懂，注释简明准确，努力还原了《诗经》诞生时代的文化原生态，勾勒出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风貌和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。



《终站之前》

此书是台湾女作家赵淑敏自选散文集。全书分为《念我父我母》《人间好风景》《昨日的暖风》等六部分，追忆亲情、细数往事、感悟人生。作者在生命暮年，在与癌症面对面的搏杀中，对人生、生命和亲情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悟，这部自选散文集可说是一生的回顾和总结。作者乐观地在人生“终站”之前忆双亲友朋，细说往事，读者可窥其一生意趣心志，也可感受到作者豁达、独立而坚韧的品质。

平面与纵深之书

沙爽

刚上初中的时候，读过一本美文集。其中的一篇文章里写道，杨树的花又叫“无事忙”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春天杨树上垂下的毛毛狗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别称！

到了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，觉得自己可以读点大部头了。好友家的书架上有一套《红楼梦》，厚厚的四大本，已经眼熟了很久，这下终于抱了回家。半年后再还回去时，已从头到尾反复看过三遍，还特意买了个小本子，把里面的诗词都抄了下来。我父亲看到了，说：“抄这个有什么用？”我说：“背下来呗。”

我当然把那些诗词都背了下来。

后来在一家地市级文学期刊做编辑，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作协要做一期专版。稿子汇总过来，其中的一篇散文标题有点古怪，叫《榭香藕抒怀》，是写藕的吗？好像不对。等读到文中作者在

湖心凉亭上看到“榭香藕”三字，我终于恍然大悟：建筑者借用了大观园中的“藕香榭”之名，匾额依古例从右到左题写，而这位作者整个读反了！

但是原本要说的是“无事忙”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“无事忙”是贾宝玉的外号，这个细节在书中大约出现了一次。在反复的阅读中，我的视线或许曾经在此处短暂逗留，但是也并未多想——年少的时候，我以为印在纸上的文字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怀疑和质疑它们的正确性？我做梦都未曾这样想。

疑问是在成年后的某一天突然蹦出来的。我已经记不起这个疑问产生的具体时刻，也许是在某年春天，我于街头偶遇一棵杨树，仰头望了望满树鲜红或暗红的毛毛狗，随即想到了“无事忙”，想到了贾宝玉……但是且慢，这些毛毛狗的形态与“无事忙”的意象实在相去甚远，这二者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？

蓦然明白，当年那篇文章的作者想必是搞错了。因为古诗文中的“杨”其实多半是指柳树，而杨花即柳絮。也只有柳絮那种“空蒙不自定”的姿容，才对应得上“无事忙”的天然意趣。

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，说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吧。

尘埃落定，这关于杨花别名的小小悬念本可以就此翻过，没想到的是，新的疑点又出现了。

是春天的清晨，我走过去处附近的马场延伸线，突然发现路边的几棵杨树有些不同寻常。那些细密的枝条上长满了青灰色的花序，长十几厘米，外形像极了杨树上的毛毛狗，只是颜色迥异。好奇心起，我打开手机上的“形色”软件，拍下一张照片。系统很快给出答案，没错，真的是杨树。

莫非是杨树中的罕见品种？继续

搜索，百度给出的解答让我吃惊：这是几棵雌性的杨树！

杨树是雌雄异株的树种。我此前习见的红色花序的杨树，都是雄性的。很多城市会有选择地只种植雄杨树，或者有意将雌雄植株分开栽种，是因为，如果雌雄混种，雌树的花序都会大量飞絮，给居民造成困扰。

我愣住了。既然杨树的花同样可以飞絮，那么“无事忙”的别号连同“水性杨花”这个词，到底指的是杨树的花还是柳絮？连续咨询了多位专业人士，给出的答案都差强人意。

人到中年，我越来越觉得，无论是读万卷书，还是行万里路，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读书和旅行是否真的拓宽和加深了一个人的视野和思索——方寸的二维纸页之间，通往一个无限纵深的世界。

杨绛的《称心如意》

顾农

令娟看破，她大为生气，大闹别扭。赵祖贻夫人明白，再让李君玉住自己家里很不合适，准备退到赵祖荫那里去，赵祖荫夫人不同意，她们合谋把君玉安排到四舅舅长赵祖懋家里去——他们家没有孩子，太冷清了，去做做伴儿。

到了四舅舅家后闹出了一个大乱子：赵祖懋夫人是热心做慈善的，她打算抱养一出生未久的孤儿回家来让君玉帮着带，赵祖懋不同意，就同李君玉合谋，说自己同厂里的一个女工发生过关系，已经有一个儿子，那女子最近还有信来要钱给小孩做过冬的衣服呢。

这封假信就由君玉执笔，并且假装发现了以后立即向赵祖懋夫人报告。赵祖懋家里天下大乱，吵翻了天。李君玉在这里自然也待不下去了。于是几位舅舅、舅妈联合起来，把李君玉塞给他们自己的舅舅、无儿无女的大富翁徐朗斋。

最后的结局是徐朗斋非常看好外甥女的女儿李君玉，以为她的男朋友陈彬如（他同陈原是很熟的世交），支持他们结合。曾经被几个舅舅踢来踢去的孤女李君玉，最后被踢出一个圆满结局，意外地称心如意了。聪明能干的好人终于有了好报，而令观众印象更深的却是那几户“上等人家”不可向迩的庸俗虚伪和低级趣味。

《称心如意》在上海剧坛上一炮打响，新锐剧作家杨绛一举成

名，她的原名杨季康反而不甚为人所知了。这一年她32岁。这时钱钟书还没有成名。

李健吾说，中国现代风俗喜剧的第一个里程碑属于丁西林，第二个则属于《称心如意》的作者杨绛。

钱钟书一方面为妻子的成功高兴，一方面深感来了压力。于是，他在1944年至1946年间奋力写出了自己的小说《围城》。

《称心如意》里多有深刻微妙的台词，不妨从第一幕抄出一小段来看——

李君玉：（轻声）我说，没有不香不臭的男秘书，就找个女的。

荫夫人：是啊，你大舅爱用女秘书，可是相貌不好的，他又嫌丑，看了头痛；美的呢，又怕妖精似的……

李君玉：那就得找个不男不女的了。

荫夫人：君玉！你越说越好听了！（拍李肩）我告诉你吧，除了你，没有人配做你大舅的秘书。

……

李君玉：哦！大舅妈，您不放心大舅用女秘书，所以叫我来！

荫夫人：君玉！怎么说出这种话来！我们不放心你一人待在北平，所以接你来。

李君玉：我很感谢。

荫夫人：这话就错了，那是我们应当的。不是吗，我天天在想你。你二舅、三姨、四舅都很想念你……

李君玉：你们有工夫想念我？

“上等人家”温情脉脉的面纱看上去很美，可是一捅就破。李君玉冰雪聪明，不抱什么幻想，就当作在此谋职，她应付方方面面游刃有余，而且终于交了好运。

12年前的2007年4月，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学生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，重新排演了《称心如意》，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兵马司剧场演出，同样获得了成功。这一年剧作者已经96岁了。

创作《称心如意》时，杨绛还相当年轻，她观察世态人心，已经通明雪亮，而且露出了相当的创作才华。等到她晚年来写小说《洗澡》及其续篇时，那就更加透彻老到了——但她始终温柔敦厚，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。

温柔敦厚是传统的诗教，看

来也是杨绛的百岁长寿之道。

《称心如意》一炮打响之后，杨绛又陆续创作了《弄假成真》《游戏人间》和《风絮》三部戏。

《弄假成真》写成于1943年10月。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想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处境，而拜金主义则让他们出尽了洋相。杨绛的第三部喜剧《游戏人间》1944年8月间曾在上海演出过，作品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纠葛，讽刺游戏人间的人生态度。由于这部戏的文本一直没有发表，后来竟找不到了。

杨绛写的最后一部戏《风絮》

是一出悲剧，剧本曾在《文艺复兴》上连载，稍后又出版了单行本（上海出版公司，1947年）；到40年后的1986年，还发表过一份修订稿。这里演出的是三个人之间的悲剧：丈夫方景山热衷于社会工作，带着妻子沈惠连到乡下去创办事业。他全身心地工作，一方面冷淡了妻子，一方面得罪了当地的乡绅势力，被诬告下狱。他的朋友唐叔远与沈惠连共同努力营救方景山，在这一过程中沈爱上了唐，主动追求他，而唐则竭力回避婉拒，朋友之妻不可欺啊。等到营救成功，出狱后的方景山受不了家庭变故的打击，决心沉潭自杀，留下一份遗书。唐看到遗书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拒绝沈了，而沈则深感自己愧对丈夫，是自己杀了他，深悔自己的荒唐。这时忽然改变了主意、从潭边折回来的方景山出现了，声称要同妻子同归于尽，或者枪杀唐以后与沈重归于好。沈夺过手枪向自己连发数弹，倒地身亡。